

1965

华北区話剧歌剧观摩演出会剧目

# 代代红

話 剧



2680

HUABEIQUHUAJUGEJUGUANMOYANCHUHUIJUMU

861  
2680

1965

华北区话剧歌剧观摩演出会剧目

要　　对　　零　　内

五幕话剧

代　代　红

魏　敏　　楊　有　声　　林　明

编　　剧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## 代 紅

---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哈密道12号)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津出字第008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3 1/4 插页 4 字数 62,000

1965年6月第1版 196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20,200

---

第一幕

张永奎夫妇送子参军前，赠给志成  
毛主席著作单行本。



CAC44/05

第二幕 解放军杨团长与张永奎相遇，回忆当年在长辛店与  
日寇斗争情景。



第三幕

志成喂馬遭到老地主挑拨的舆论压力，张大娘鼓励他要顶得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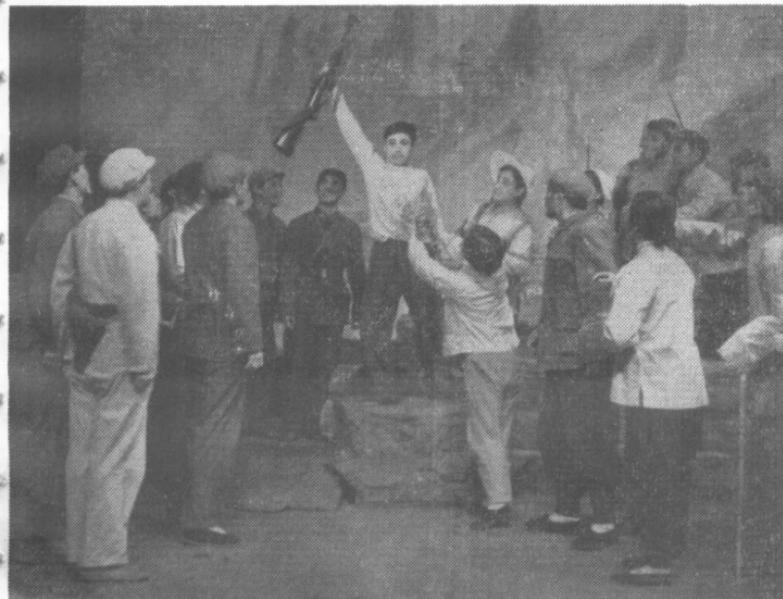
第三幕 志成对玉兰说：“只要革命需要，我就喂一辈子马！”





第四幕 指导員指揮战士进行紧张的抗洪搶险斗争。

第五幕 志成牺牲了，志林接过哥哥的枪，宣誓要将革命进行到底。



景 照



(五幕都用此景，每幕稍有变化)

## 人 物

張永奎	机灌站站长。五十多岁。
張大娘	張永奎的妻子。
張志成	張永奎的长子。
志 林	張永奎的次子。
秀 玲	張永奎的小女儿。
錢进才	副业組长。四十五岁。
錢大嬸	錢进才的妻子。
錢拴柱	錢进才的儿子。
玉 兰	張志成的未婚妻。
老佩巴	玉兰的父亲。六十来岁。
大 嫂	玉兰的嫂子。
老順爷爷	复員的老八路。七十来岁。
楊团长	四十多岁。
指导員	姓赵。战斗英雄。
牛大发	战士。后为班长。
高仲生	战士。
战士、群众若干人。	

## 內 容 提 要

革命老根据地狼牙山下，老共产党员张永奎夫妇，对儿女从小就进行阶级教育，灌输革命思想。他们送大儿子志成去参军。志成在部队上当二炮手、敢手，在党的培养下，成了五好战士、爱马标兵，顶住了地主分子掀起的譏諷他是“馬倌儿”、“馬刷子”的歪风，逐渐成长起来。在一次抗洪抢险斗争中，志成为了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，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。就在追悼烈士那天，张永奎又毅然送二儿子志林去参军。让他接过哥哥的枪，继承哥哥未完成的事业。革命精神輩輩传，万古千秋代代紅。

统一书号：10151·391

定 价：0.35 元

## 第一幕

一九六一年初春。

华北山区的一座农家院落。这是張永奎一家人居住的地方。舞台右边是正房，門前有三层石阶，窗戶上貼着窗花，房檐下放着铁銚、水桶和一条板凳。舞台左边，有一間小屋，正面墙上挂着毛主席像，像下是土炕，紧靠右壁放着个柜樹，上面摆着暖瓶、茶碗、书籍等物。柜橱左右，放着两把木椅。院里有条石凳，大門里边戳着一个碌碡，門的两侧是一道用石头砌成的矮墙，墙外是街道。在街道那边的层层的屋脊中間，盛开着一株紅杏。远处有一条看不見的河流，彼岸是巍峨的狼牙山，在棋盘陀的頂峰，矗立着一座白色的紀念塔。

拂曉。一片寂靜。張志成坐在小屋里的帶罩的油灯下，縫补着一把破旧的布雨伞。志林躺在土炕上，蓋着紅花儿棉被酣睡。張大娘在正房里做着針綫活儿，灯光将她的身影清晰地印在窗紙上。少时，鸡叫三遍，东方呈現出魚肚白色。張志成站起来，伸展了两下胳膊，順手拿起羊鞭子，做了几下刺杀动作。与此同时，玉兰挑着水桶从舞台左侧沿街道走上。

玉 兰 (站在大门口，朝着小屋)志成！  
張志成 躲出玉兰！  
玉 兰 你今天就走哇？  
張志成 你小声点儿！  
玉 兰 (放下水桶，走近张志成，低声) 你今天就走？  
張志成 嗯。  
玉 兰 不等你爹回来啦？  
張志成 本来，爹叫我昨天下午赶到县兵役局找他，(指着小屋)可志林老撅着个嘴，一說就是：“我是中学生，为什么叫我放羊！”就这么走，我还不放心呢。  
玉 兰 你娘也是个老党员，让她老人家說說他。  
張志成 我娘沒断着說他，他就是扭不过弯儿来。  
玉 兰 那……你就不走啦？  
張志成 不走？我恨不得馬上穿上軍装，今天就跟着来咱们村儿野营的解放军，一块儿出发。  
玉 兰 我看你是叫解放军迷住了。  
張志成 怎么不迷？多少年了，我爹总冲着我念叨：“成儿，别忘了，你爷爷是叫老地主逼租上吊死的，你长大了，一定得去当个解放军，扛上支枪，保住咱们穷人的天下！……”前几天解放军一来，那冲锋号滴滴噠噠一吹，战士們个个儿像小老虎儿，端着枪，猫着腰，一轉眼儿就爬上了狼牙山顶儿。高兴得我呀……  
玉 兰 你光顾自己高兴！……  
張志成 怎么？

玉 兰 要是我能跟你一块儿去参军，也扛上支枪……

張志成 你？……嘿，別瞎想了，当你那記工員儿吧。

玉 兰 (腼腆地一笑) 这你就放心吧。

(二人坐在石凳上，沉默了一会儿。)

玉 兰 志成，咱們俩的事儿，你怎么打算的？

張志成 咱們俩都是共青團員，我想跟你挑战。

玉 兰 挑战？

張志成 对。你在家里好好劳动，我在部队上好好扛枪，看誰进步快，看誰先入党。

玉 兰 行。

張志成 (向往地)咱們俩都要爭取做一个共产党员。

玉 兰 嗯，你可得多帮助我。

張志成 要互相帮助。对了，还得帮助你爹，他那个倔巴性子一上来……

玉 兰 放心吧，还有我嫂子呢。

張志成 对，和你嫂子联合起来，把他那倔巴性子扭过来。

(老倔巴背着粪筐，早已出現在他們的背后。)

老倔巴 (把头一扭) 你們俩又咒我什么啦！

玉 兰 (吓了一跳，躲开) 爹！

張志成 (同时) 大伯！

(停頓。)

(秀玲打开窗子，悄悄地探出头来。)

老倔巴 玉兰，我不是叫你挑水去嗎！

玉 兰 (撒娇地推老倔巴一下) 这就去！

- 張志成 大伯，你起得真早哇。
- 老倔巴 早！（走到志成跟前）你今天就去当兵？
- 張志成 啊。
- 老倔巴 当兵是个好事儿，好好儿干，别惦记着俺们玉兰，啊？
- 張志成 （尴尬地）嗯。
- 秀 玲 （噗哧一笑）嘻嘻……
- 〔老倔巴瞪她一眼，秀玲伸着舌头缩回头去。玉兰挑起水桶，笑着，原路跑下。
- 老倔巴 （从怀里掏出一支钢笔）给。
- 張志成 （接过来）大伯，你留着用吧。
- 老倔巴 跟你大伯还见外？
- 張志成 我有。
- 老倔巴 你有是你的，嗔！（转身向左走去）
- 〔部队的起床号声，村里的钟声，广播声，牛羊叫声，此起彼伏。朝霞映红了狼牙山的群峰和白色的纪念塔。张志成登上麻碌，仰望远山，挥手抽了一个响鞭。
- 〔正房里灭了灯。秀玲用木棍撑开窗户，探出头来。
- 秀 玲 大哥，你一宿都沒睡呀？
- 張志成 睡啦，睡得可香啦！（向小屋）志林！
- 秀 玲 二哥还没起呀？
- 張志成 嗯。（进小屋）志林！
- 志 林 （从被窝里坐起来，有点不高兴）干什么？
- 張志成 該上羊圈了。

志林 知道了。(撩开被子，穿上衣服)

張志成 (收起雨伞，吹灭灯) 羊圈該垫了，你把铁銑带上。

志林 (一边穿鞋) 羊圈干嗎非三天两头垫呢？

張志成 別攬理儿啦，都五、六天沒垫了。快去吧，人家都有意見啦。

志林 誰有意見让誰去垫！(說着走出小屋)

張志成 噢，垫羊圈不是你这个初中毕业生干的是吧？什么思想！

志林 你說我什么思想？

(张大娘端着脸盆，从正屋出来。)

張大娘 志林，你怎么还犟呢！跟你說过多少遍了，眼下咱們队缺劳力，你哥一走，你把他的羊鞭子接过来，多合适啊！(走向門外倒水)

秀玲 (趴在窗口) 二哥嫌放羊沒意思。他說：“到了山上，也沒人說个話儿，跟羊說句話吧，羊就会‘咩’……”

志林 你再說！

秀玲 (逗气)我就說！我就說！

(志林冲到窗前，秀玲扔出一个笤帚疙瘩，从志林的头上飞过。)

張大娘 (推开志林) 别拌嘴了，快去吧！

(张大娘拾起笤帚，向秀玲挥动一下，秀玲缩回头去。张大娘进屋。)

(志林拿起铁銑欲下，张志成拿着雨伞、羊鞭走出小屋。)

張志成 志林，等等。

志林 (停步)怎么，又想教訓我？

張志成 看你这个别扭勁儿！

志 林 你当然痛快，……誰不想參軍哪！

張志成 你想參軍也得等我回來呀！再說，你还不够岁数儿嘛……爹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，咱們要是不听话，不爭氣，爹会生气，会难过的。

志 林 知道。

張志成 (撇嘴)知道！給，把羊鞭子、雨伞带上。(递过去)

志 林 (不接)都这么破了，我不要。

張志成 你看，我这不是給你补好了。

志 林 按規定一年一把，你这把都五年了。

張志成 公家的东西，能省就省点儿嘛。拿着！

志 林 不刮風不下雨的，用不着！(将雨伞扒拉在地上，扛起鐵銑，扭身向右走去)

張志成 (拾起雨伞，望着志林的背影)你甭炸刺儿，等爹回来再說！

(进小屋)

〔大車声、馬叫声、鞭子声和趕車人的吆喝声，由远而近。稍停—

〔张永奎声：“王支书，家里坐会儿吧。”王支书声：“不啦。”老順爷爷声：“支书，啥时候开支委会呀？”王支书声：“今儿个晚上。”

〔随着清脆的鞭子声，馬車向远处驶去。张永奎手提工具袋，老順爷爷打着半截裹腿，戴一頂褪色的棉軍帽，兴致勃勃地从左侧上場。

張永奎 (喊)志成！

張志成 (跑过去)爹回来了！老順爷爷，进来歇会儿吧。

老順爷爷 哟。(坐在石凳上)

秀 玲 (趴在窗口)爹！(回头)娘，爹回来了。

張大娘 (出屋)唉呀，你們怎么才回来呀？把人等死了！(把张

(永奎的工具袋放到小屋里)

張永奎 秀玲，拿把笤帚来。

(秀玲应声，从屋里拿出一把笤帚，给他们二人扫土。)

張志成 老順爷爷，你也去开会啦？

老順爷爷 啊。支书和大队长非拉着我去。孩子，你爹建议修机灌站的计划，县里照准了！

張志成 (兴奋地)照准了？

老順爷爷 还委派你爹当站长。

秀 玲 这下儿可好了，以后，咱们这儿也能用机器浇地啦！

張志成 老順爷爷，昨儿个黑价，我等了你一宿。

老順爷爷 我这不是赶回来了。都准备好了？羊没出毛病吧？

張志成 没有。

張永奎 志成，不是说好昨天我在县兵役局等你吗？你怎么不去呀？

張志成 爹，我等你回来有事儿。

張永奎 什么事还能比参军重要？拴柱也没走吧？

張志成 没有，我正想去找他呢。

老順爷爷 今天赶到不算晚。(站起)永奎，支书不是说今儿个黑价咱们支部委员要开会嘛，你把修机灌站需要的劳力，需要的料，赶快合计合计吧。

張永奎 这好合计。

老順爷爷 你们说话儿，我得看看指导员去。(欲下又止)哎，差一点儿忘了件大事儿。永奎，我给人家买的那个灯碗儿呢？